



卢 今
李华龙

● 编

中南工业大学

图书馆藏

郑振铎日记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陈漱渝 李文儒

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郑振铎日记

● 卢 今 李华龙 编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陈漱渝 李文儒 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郑振铎日记

卢 今 李华龙 编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69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字数:245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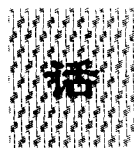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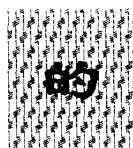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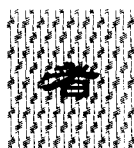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440-1190-9

G·1191 定价:13.00元



用“言为心声”描述日记的文体特征,大概是最为恰当的。

除了写作时就想着要发表或为了发表而写作之外,一般来说,日记是作者的心灵私语——写自己,自己写,写给自己看。凡记日记者,下笔之时,大约极少顾及或顾忌所记所写的社会效果。事实上,大部分日记,很可能作者是唯一的读者,或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读者限定在极小的圈子内。

因此,日记堪称最大意义上的个性化写作。它的最大特点便是一个“真”字:关于自我的实事,真情,实感。

向内的自我回溯也好,向外的人我之间的交流也罢,贵在一个“真”字,也难得一个“真”字。就因这个“真”,日记便有了区别于其它文体的特殊魅力。

况且,作为作家,作为文化人,作为有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因其知识结构和生存方式的缘故,更具有敏感、多思的特点,具有自我意识、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较为强烈的特点。面对同样的人或事,所感所思往往比一般人要多,细,远,深。所以,作为文化人的作家,他们的日记的内涵便格外丰富,情思细微,意味深远。

至于中国现代作家,他们身为文化名人,参与社会、干预社会的时期,正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质变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巨变,思想革新,学术文化演进,风俗习惯移易等,无疑在现代作家的日记中会有直接的反映或间接的折射。现代作家的日记也就具有了中国历史转型期的记录与见证的史料价值,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意义上的价值,并因其视角独特、不可多得而弥足珍贵。

现代作家个性鲜明,自成一家,卓尔不群,以大气度、大手笔写日记,自会显得不事修饰,无意加工提炼,但却具有简约质朴、天然浑成的本色。落笔行文,超然于创作著述的规范之外,一任生命之泉自然流淌,或洋洋洒洒,或两语三言,其聪慧,其机敏,其修养,其学识,其才气,其情性,尽在字里行间,言语有尽而意味无穷。

朱光潜在一篇题为《日记》的文章中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都是人,了解人性是人性中一个最强烈的要求,我们都有浓厚的好奇心要窥探自己的深心的秘密和旁人的深心的秘密。在要求了解之中,我们博取同情也寄予同情。我们惊喜发见旁人与自己有许多相同,也有许多不同。这世界不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却也不是一个陈腐单调的世界。因为这个缘故,记日记与读日记都永远是一件有趣的事。”

翻检现代作家日记的些许感触,成为触发我们编辑这套《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的由头——美妙而难得的阅读体验,总愿与同好共享。

本丛书的编辑,注意到以下几点:

一、入选范围为我国现代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知名作家或文化名人。

二、从作家及文化名人留存于世的日记中选择文化价值大、可读性较强的部分,按时间顺序编辑成册。

三、尽量保持日记原貌,在不影响内容的前提下,对个别不符合规范的文字、标点做必要的技术性处理。

四、注释以少而精为原则,主要解决难度较大的阅读障碍。

五、每册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前言,总论本册作者的日记概貌及其特色与价值,偏重于学术性,以供读者参考。

陈漱渝 李文儒 1997.5.

前 言

郑振铎（1898.12—1958.10）是一位有多方面建树的文学家。

解放前他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及大学教学工作。解放后他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以及中国文联和作协的领导职务。他的论著主要有《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学研究》等。创作方面，在新诗初创时期，他就有不少华章面世：1922年出版的著名诗集《雪朝》（与朱自清、俞平伯等合著）中，收有他的作品34首，后来又以《战号》吹响了抗日战争的强音。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他的贡献更为突出，《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这三本小说集中，不乏传世佳篇；他的散文集《山中杂记》、《海燕》、《西行书简》、《劫中得书记》等，直至近年，仍广为流传，深为读者喜爱。但作为散文门类之一的日记，情况却不大一样，尽管已出版有《郑振铎文集》，但专门选收日记的选本至今尚未出现过。其实他的日记，价值也是甚高的，值得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界的重视。

我们可以将郑振铎的日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题日记，一类是日常生活日记。前者入选于本书的有《欧行日记》与《求书日录》两种，后者入选的是《1943年日记》和《1944年日记》，也是两种。

郁达夫说，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作者没有“除自己外更有一个读者存在的心”。他又举例说，“游历的行旅者，遇到了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要想把眼前的印象留下，可以转告他人，并且日后也可以唤醒自己的追怀，记日记自然是一个最好的方

法”(《再谈日记——〈达夫日记集〉代序》)。正因为这个缘故,日记一般总是不经意地写来,更贴近于生活本真的原生态。从一位作家的日记中,你可以非常真切地了解到他的思想状貌和情感活动,以及他所生活的环境的面影;对那些深深触动了他,或使他感到新奇的事情,往往会记述得详尽一些。当然,日记中包藏着种种琐碎的社交细节乃至家务杂事是在所难免的。郑振铎的日记,也是如此。不过,他的《欧行日记》与一般日记又略有不同,他在这部日记出版时所作的“自记”中已坦率地说了,这日记“原来只是写来寄给君箴^①一个人看的”。“自记”里又说,它是“不经意的写作”,里面“有许多私话”,更可见它是作者的心语了。既然是寄给“一个人看的”,它就兼有了书信的性质。在这部日记中,他确实向至爱亲人倾诉了自己身在异国的不少感受,抒情性较为突出。

《欧行日记》的起止时间是1927年5月21日至8月31日。郑振铎于1927年5月21日搭乘法国“阿托士”号邮轮离开上海,1928年10月中旬返回祖国。他旅欧期间的日记,现存者仅约四分之一。郑振铎是因投身革命运动,并在一封针对“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抗议信中带头签名而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在当局的迫害下不得已而出国的。返国后,白色恐怖依旧,他那四分之三の旅欧日记就在历遭劫难中失去了。1934年9月,他将仅存的四分之一原稿交良友图书公司付梓时曾说:“今日如果再不将它与世人相见,说不定再经一次的浩劫巨变,便也将和那四分之三的原稿一样,同埋在灰堆火场之中。”(《欧行日记·自记》)郑振铎在旅欧的一年多时间里,到过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现存的这部分,均写于法国。

这部日记有三方面的内容相当突出。其一,他对国家的前

^① 君箴:指高君箴,郑振铎的妻子。

途、民族的命运一直萦牵于心，十分关注。在赴法的船上，他写了一篇题为《离别》的散文，文中写道：“我不忍离了中国而去，更不忍在这大时代中放弃每人应做的工作而去……我这样不负责任的离开了中国，我真是一个罪人！”从日记中我们得知“要不是岳父的督促硬使我买了船票，也是几乎去不成了”。日记中有许多关注国内政治形势的记载，对亲朋好友思念的抒写，读之令人感动。其二，郑振铎在旅法的日子，治学与创作十分勤奋。在巴黎期间，他差不多天天都去国立图书馆借阅书籍，几乎遍读了国内已无处可觅而收藏于该馆的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古代戏曲。从日记中我们得知《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的中国小说与戏曲》这篇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的长篇论文，是他从7月26日起笔，直到8月12日凌晨“一时方毕”的。这期间，他的小说创作也获得丰收，用他的说法，趁着环境清静，将那些“久欲动手而迄因上海环境的纷扰而未写的小说”完成了。8月7日日记上有这样的话：“材料又如泉涌似的追迫而来，……不得不立刻捉住而利用之也。”写成后陆续邮寄给《小说月报》登载。后来结集为《家庭的故事》一书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在巴黎写就的。第三，在旅欧的日子里，他以一个文化研究者的眼光，认真地参观、考察了各种类型的博物馆，仅巴黎一地就超过10个，重要的馆几次三番地前往，“拿着目录，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仔细的对着目录看着”。这使他对欧洲文明有了丰富的认识。

《求书目录》是郑振铎1940年1月4日至2月4日的日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发表，连载于1945年11、12月份的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读这些日记及其序言，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文化战士的形象便凸现于我们的面前了。郑振铎在1937年“八·一三”战役后之所以不避艰险地滞留于上海，其目的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畏艰险地为抢救古代文化典籍日夜操劳、辛勤奔忙。

在旅欧期间，郑振铎为了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学，曾下苦功夫在异国的图书馆里借阅流失于域外的中华文化典籍，这很不是滋味。“八·一三”战役后，“公私藏本被劫者渐出于市”，数量愈来愈多，日美等国有关机构趁机利用唯利是图的商人们为他们效力，尽量搜罗购买。面对这触目惊心的现实，郑振铎警觉起来：“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在《求书目录》中他浩叹道：“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手里，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这使我异常的苦闷和愤慨！……一念及此，忧心如捣！”为搜购保存可贵的古籍，他变卖了不少家产，后经他奔走联络，终于取得许多文化界友人的鼎力支持，并说动了已迁往重庆的中央政府教育部，拨出了专门的款项。这项工作是在敌人的明枪暗箭下进行的，如郑振铎自己在《求书目录》所言：“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认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的做着，默默地躲藏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重要。……整整的四个年头，天天过着这样的生活。这紧张的生活使我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威胁，忘记了敌人的魔手的巨影时时有罩笼下来的可能。”他所“抢救”到的，有许多是无价之宝的孤本。《求书目录》所记的是“书事”，但由于这也是惊心动魄的斗争，读来相当引人，作者高昂的爱国激情、高尚的品格操守，令读者为之深深感动。

本书收录的还有郑振铎1943年和1944年的日记。

郑振铎抢救古代文化古籍的活动，主要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上海“孤岛”时期进行的。1943年，上海早已成为沦陷区，日寇的横行使沪上完全处于法西斯的恐怖之下，但

郑振铎仍在默默地收购各种文化古籍，并从事了大量于国家民族有益的工作。他收集了清人的文集并加以整理，编印出《中国版画图谱》，又编辑影印了古本戏曲丛书和明季史料丛书等。限于客观条件，还有不少项目虽未能付梓，但均已着手或几近完成，如《中国百科全书》、《严又陵集》、《许地山全集》以及目录学专著等。

思想感情的表达，并不是时时都可以在报刊上形诸文字的；有话想说，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找人倾诉的。人们通常认为，唯有日记，可以无拘无束地叙述、表露一切，那里有充分的自由。其实也不然，在法西斯恐怖统治之下，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家居私宅被抄司空见惯，因而，他的日记中行文也就无法直抒胸臆，不得不处处适可而止了。本书收集的1943、1944年的日记，正是属于此类日记。这两个年头的日记，正是在敌伪统治的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秘密工作中所记的，内容广泛，无所不包，既谈到了国际要闻、民族大事，又涉笔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其中人际交往之处更是数不胜数，然而郑振铎往往不得不十分节制，常常点到为止。险恶的环境使他不得不如此。1943年5月22日日记中有一语：“日本宣布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于四月战死。”像郑振铎这样的赤诚的爱国者，得知这样的消息自然会十分高兴，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日记中只是客观地记述了这么一句。又如，在1944年6月21日、6月22日、7月24日的日记中，他先后三次提到了化名为“季晋卿”的邹韬奋。这些记述都极简要。6月21日日记：“上午，谈及某君事，惨极！”因当时邹韬奋正备受晚期癌症的折磨。6月22日的日记中仅用了四个字：“往探友病。”邹韬奋因受敌人迫害，当时化名在上海秘密住院。郑振铎到医院去探望病危中的好友，其痛彻肺腑的心境可想而知，却一字未记。7月24日，韬奋于清晨病逝，当日郑振铎在日记中写道：“闻季君逝，为之怅然者久之！”季君是邹韬奋的化名，他

就以其化名记在日记上。“怅然者久之”，自然也并未能将自己当时的心绪抒写出来。当然，他直泻胸臆的时候总会有的！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他终于写下了激情奔涌的散文佳篇《韬奋的最后》，得以淋漓尽致地一抒久积于胸的感怀。

本书中的《欧行日记》和《求书目录》，均经作者亲自整理。1943年日记和1944年日记在作者生前未曾披载过，后经作者之子郑尔康同意，由陈福康加以整理，分别刊登在解放后出版的专业刊物《出版史料》与《新文学史料》上。这次编入本书时，笔者除对明显的笔误加以订正外，一切保持原始状貌（个别涉及当今仍健在的人士的个人隐私之事，陈本已予删除）。这两年日记的有关注释，有许多参照、引用了陈福康的著作《郑振铎年谱》（1988年3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已一一注明。陈本的整理工作是异常艰难的，功绩卓然，且因郑振铎这时期的活动与业绩鲜为外界所知，所以尤显珍贵。陈本还对这两年日记中多次提到的人物、宅名、店名的简称——在“引言”中作了说明，对读者很有用，现照录如下：

〔1943年日记〕箴、蕴——郑夫人高君箴（蕴华）；高宅——郑先生岳母家；珊——高君珊，郑夫人姐姐；宝——郑先生女儿郑小箴；倍——郑先生儿子郑尔康；徐（微）、罗（仲京）——郑先生的二位学生；张翔、张太太——张耀翔教授及其夫人程俊英；张、葱玉——张珩（葱玉，请注意，凡是日记中提到去振业银行找的“张”必是张珩，而不是张耀翔；凡是与周予同、徐微、罗仲京等人一起出现的“张”，则必是张耀翔）；拔可（李宅）——李拔可；凤——张凤举；心迪（王宅）——王辛笛；起潜——顾廷龙；乃乾——陈乃乾；严、景耀夫妇——严景耀及其夫人雷洁琼；季琳——柯灵；端毅——唐弢；咏——张咏霓；蔚——蒋慰堂

(复璵); 森——徐森玉; 叔平——张叔平; 斐方——赵万里; 湖帆——吴湖帆; 景郑——潘景郑; 以中——王以中; 文祺——吴文祺; 景深——赵景深; 垂统——潘垂统; 梁、梁医生——梁俊青; 谨轩——罗静轩; 傅——傅东华; 萧——萧宗俊。

[1944年日记] “高宅”，为郑公夫人高君箴的娘家。“章”、“章宅”，指章锡琛及其家里，章先生是开明书店老板。“张”，当有二位，一是张葱玉（日记又写作“葱”），是一位文物鉴定家和文献学家，日记中凡涉及买卖书籍和鉴赏名画的“张”，当是指他；另一位是张耀翔，心理学教授，郑公在暨南大学的同事。“宝”，郑公女儿郑小箴；“倍”，郑公儿子郑尔康；“箴”、“蕴”，郑公夫人高君箴。“舒”、“岱”，即舒岱，名徐微，郑公暨南大学的学生。“罗”，罗仲京，也是暨大学生。“耿”，耿济之；“伯翁”，王伯祥；“李”，李拔可；“王”，王辛笛；都是郑公的朋友。“蕴华阁”，是郑公出主意，并由夫人高君箴的“字”命名，由耿济之等人经营的一家书籍文具店。“开明”是开明书店。另外，“来薰阁”、“修文堂”、“修绶堂”、“汉学”、“传新”等等，都是旧书店的名字。

1943年、1944年日记由于有陈本为底，笔者省力不少，在此，谨向陈福康先生深表谢意。

本书在编选、整理过程中，得到了郑尔康先生诸多帮助、指点，在此，亦向尔康先生深表谢意。

卢 今 李华龙

1996年10月初于北京

目 录

欧行日记	(1)
求书目录	(128)
一九四三年日记	(162)
一九四四年日记	(231)

欧行日记

自 记

这部日记，其实只是半部之半。还有四分之三的原稿，因为几次的搬家，不知散失到什么地方去，再也不能找到。仅仅为了此故，对于这半部之半的“日记”，自不免格外有些珍惜。

写的时候是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整整的隔了七个年头，老是保存在篋中，不愿意，且也简直没有想到，拿去发表。为的是，多半为私生活的记载，原来只是写来寄给君箴^①一个人看的。不料，隔了七年之后，这陈年老古董的东西却依旧不能藏拙到底。

一半自然是为了穷，有不得不卖稿之势；其实，也因为这半部之半，实在飘泊得太久了，经过的劫难不在少数，都亏得君箴的细心保存，才能够“历劫”未毁。今日如果再不将它和世人相见，说不定再经一次的浩劫巨变，便也将和那四分之三的原稿一样，同埋在灰堆火场之中。这些破稿子不足惜，却未免要辜负了保存者之心了。故趁着良友^②向我索稿的时候，毅然的下一决心，将它交给良友出版了。

这里面，有许多私生活的记载，有许多私话，却都来不及将它们删去了。

但因此，也许这部旅行日记，便不完全是记行程、记游历的

① 指高君箴，郑振铎夫人。以下行文中常简称“箴”。

② 指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干枯之作，其中也许还杂着些具有真挚的情感的话。

绝对不是着意的经营，从来没有装腔作态的描叙——因为本来只是写给一个人看的——也许这种不经意的写作，反倒觉到自然些。

1934年9月8日作者自记于上海

一九二七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下午二时半，由上海动身。这次欧行，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在七天之前，方才有这个动议，方才去预备行装。中间，因为英领事馆领取护照问题，又忙了几天，中间，因为领护照的麻烦，也曾决定中止这次的旅行。然而，却终于走了。我的性质，往往是迟疑的，不能决断的。前七年，北京乎^①，上海乎的问题，曾使我迟疑了一月二月。要不是菊农济之他们硬替我作主张，上海是几乎去不成了。这次也是如此，要不是岳父^②的督促硬替我买了船票，也是几乎去不成了。去不去本都不成问题，惟贪安逸而懒于进取，乃是一个大病。幸得亲长朋友的在后督促，乃能略略有前进的决心。

这次欧行，颇有一点小希望。（一）希望把自己所要研究的文学，作一种专心的正则的研究。（二）希望能在国外清静的环境里做几部久欲动手写而迄因上海环境的纷扰而未写的小说。（三）希望能走遍各国大图书馆，遍阅其中之奇书及中国所罕见的书籍，如小说，戏曲之类。（四）希望多游历欧洲古迹名胜，修养自己的身心。近来，每天工作的时间，实在太少了，然而还觉得疲倦不堪。这是处同一环境中太久之故。如今大转变了一次环境，也许对于自己身体及精神方面可以有进步。以上的几种希望，也许是太奢了。至少：（一）多读些英国名著，（二）因了

① 郑振铎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原在北京的铁路部门任职，他热爱文学，当时已有不少著作问世。1921年抵上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故有“北京乎，上海乎”之言。

② 指高梦旦，当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各处图书馆的搜索阅读中国书，可以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上有些发现。

一个星期以来，即自决定行期以来，每一想及将有远行，心里便如有一块大铅重重的压住，说不出如何的难过，所谓“离愁”，所谓“别绪”，大约就是如此吧。然而表面上却不敢露出这样的情绪来，因为箴和祖母母亲们已经暗地里在难过了，再以愁脸相对，岂不更勾引起她们的苦恼么？所以，昨夜在祖母处与大家闲谈告别，不得不显出十分高兴，告诉她们以种种所闻到的轻快的旅行中事，使她们可以宽心些。近来祖母的身体，较前已大有进步，精神也与半年前大不相同，筋骨痛的病也没有了，所以我很安心的敢与她告别了一二年。然而，在昨夜，看她的样子虽还高兴，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殷忧，聚在眉尖心头。她的筋骨又有些痛了。我怎么会不觉得呢！

“泪眼相见，竟无语幽咽”。在别前的三四天，我们俩已经是如此了。一想起别离事，便十分难过。箴每每的凄声的对我说：“铎，不要走吧。”我也必定答说：“不，我不想走。”当护照没有弄好时，我真的想“不去了吧”。且真的暗暗的希望着护照不能成功。直到了最后的行期之前的一天上午，我还如此的想着。虽然一面在整理东西，一面却在想：“姑且整理整理，也许去不成功的。”当好些朋友在大西洋饭店公饯我时，我还开玩笑似的告诉他们：“也许不走呢！不走时要不要回请你们？”致觉说：“一定要回请的。”想不到第三天便真的动身了。在这天的上午，我们俩同倚在榻上，我充满了说不出的情感，只觉得要哭。箴的眼眶红红的。我们有几千几万语要互相诉说，我们是隔了几点钟就要离别了，然而我们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我竟呜咽的哭了，箴也眼眶中装满了眼泪。还是上海银行的人来拿行李，方才把我的哭泣打断了。午饭真的吃不进。吃了午饭不久，便要上船了。岳父和三姊十姊及箴相送。到码头时，文英，佩真已先在。